

夜游清河坊

暮色漫过杭城黛瓦屋脊,我踏着尚存余温的青石板,步入清河坊。白日售卖杭扇、丝绸的喧嚣渐渐褪去,朱红廊柱间灯笼次第点亮,柔光漫洒石板,温润似陈年古玉。晚风放缓了步履,裹挟着沿街杭帮菜的鲜香,悠悠拂过行人衣襟。

清河坊的夜色,浸润在绵长的市井烟火与旧日风华里。沿街老店灯火未歇,墨底鎏金的牌匾在灯火里暖意融融。胡庆余堂醇厚的药香自木窗氤氲而出,与邻铺杭扇的清竹之气相融,酿成独属于老杭州的气韵。我倚在扇铺柜台旁,静观老师傅打磨扇骨,老花镜垂在鼻尖,十指翻飞,片片竹材转瞬初具扇形。老师傅闲谈,古法手作贵在匠心,流水线制品终究缺了指尖温度。

缓步深入,一缕清甜扑面而来,是老字号定胜糕小摊。竹笼掀开,白雾裹挟玫瑰蜜香四散,

朦胧了一旁老旧马灯。阿婆用纸包好热腾腾的糕团,入手绵软,入口豆沙清甜、米香醇厚,甜润恰到好处。几名身着汉服的少女围坐石阶分食糕点,清脆笑语撞在青砖之上,一旁竹篮里粉嫩的荷花灯轻轻晃动。

转入僻静的大井巷,游人渐稀。墙隅凌霄次第盛放,橘红花穗垂落肩头,花影落于素墙,自成一幅写意水墨。胡庆余堂高墙肃穆,门楼砖雕在灯火间纹路清晰,百年药香岁岁流转,未曾更改。

行至街口,晚风乍起,串串灯笼摇曳,赤色灯影碎落青石,宛若揉碎的晚霞。远处鼓楼钟声缓缓飘荡,绕过高翘飞檐,落满街巷。街边歌手轻弹吉他,婉转《杭韵》伴着葱包烩的焦香随风飘荡。回首望去,连片灯火绵延向沉沉夜幕,化作散落人间的星河,一头系着南宋千年旧梦,一头缩着现世鲜活烟火。

经典古街从不是束之高阁的陈列文物,它鲜活生生:匠人守着手艺,蒸笼腾着热气,灯火长明,百味飘香,游人笑语盈盈。跨越千年的市井烟火,顺着青石板绵延至今。辞别坊巷,衣襟萦绕药香与糕甜,步履悠然。原来最美的夜游从不是奔赴盛景,只在古巷闲行,便觉人间烟火安稳,岁月温柔,真好。

傅瑜



图据AI生成

荷花

一池荷花
悠悠微风里
泛起一抹
别样红的涟漪
不沾尘泥
娇艳无比
在绿色的荷波中
有着非凡的引力

月光下
嫦娥也羡慕
似乎荷塘的一切
都属于你

身边飞过的萤火虫
抑或是可爱的蜻蜓
都享受着
清雅高洁的风仪

池塘是舞台
清风是旋律
婀娜婆娑起舞
演绎帧帧动人的画卷
周围所有的视线
聚焦定格
一尘不染的美丽

施政明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母亲的愿望

我的母亲是一个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认识的农村妇女。以前,每到开学前几个晚上,总是会看到母亲把谷子铺满饭桌,然后,把老母鸡下的蛋拿出来,十个一排地摆放在饭桌上,数着手指计算能卖多少钱。末了总是一声叹息:“还差3毛钱,才够你的学费。”说罢,满脸内疚地低下头。

那时候,母亲最自责的事情是她自己没文化,不会算账,就连数鸡蛋都这么吃力。最后,总是会摸着我的头说:“你要好好读书,别像妈妈这样吃没有文化的亏。”那时我还小,不懂事,只是机械地点头。之后,随着年龄增长,再看到她数鸡蛋时,我总想去帮忙,但是,母亲总是固执地不让我帮忙,要自己独立完成。仿佛,她数的不是鸡蛋,而是母亲的责任。

开学第一天,领到新书放学回家,母亲高兴得像捡到一个大宝贝,把手洗了又洗,拿起书本,在书本上反复摩挲。她翻开书,用手指着里面的字说:“读给我听听。”

那时我就知道,母亲的愿望是希望我好好读书。

我毕业后,在省城医院工作。第一次回家过春节的时候,她拉着我的手问:“医院有多大?有多少医生?”当听说医院的楼有20多层楼高的时候,她眼睛睁得大大的,着急地说:“得半天才爬上去吧?那得每天早点起床,别睡懒觉。”“妈妈,有电梯,不用像爬山那样半天才能上去。”

后来母亲离开了。过了很多年,我把80多岁的父亲接到新买的房子,父亲高兴地走进每一间房,看看这,摸摸那。每进一间屋,每触碰一件物品,他都会呼喊着我母亲的名字说:“你看看,这是儿子的家。”

彭才贵

合欢花

此际满树红,
映霞粉蕊雄。
如云颜带彩,
似曲韵含丰。
昼展开屏雀,
阴归敛羽鸿。
夏花随意放,
寄画共欢融。

陈建平

夏夜煮茶

萤火提灯过水滨,
砂壶邀月煮芳淳。
闲听初沸松涛细,
且品慢含茉莉春。
竹影摇翠星有约,
荷风送爽夜无尘。
浮生此际如蝉翼,
一片冰心不染身。

李国平